

「走進緬北戰場」系列1

克欽兵

▶一名受傷克欽獨立軍士兵20日坐在卡車上
法新社

克欽戰爭是慘烈的：「子彈像下雨一樣」；克欽兵力是不足的：45個營對緬軍132個營，緬軍還有戰鬥機、直升機；克欽醫療是簡陋的：竹蔑作牆，板床薄褥；但克欽的軍人又是淡定的，這個民族與緬軍斷斷續續交戰了半個世紀，戰爭對他們來說就是「他們若上來，我們就打。」但面對緬軍今年的強大攻勢，這份淡定的背後透露出一種無奈與悲涼。

圖、文：本報記者 蓮子

【編者按：2013年1月，緬甸政府軍與克欽獨立軍（KIA）戰事升級，炮火一度波及中國雲南盈江鎮。去年曾赴克欽直擊戰況的本報記者蓮子，再度前往緬北前線實地採訪。她走訪KIA指揮部，聆聽克欽軍親述戰場上的驚魂時刻；她結識年屆60的「學生兵」，聽他講為自由人權而戰的信念；她牽掛戰火中的10萬難民，見證生命奇跡；最後，她把目光放到另一個戰場——被硝煙摧毀的中緬經貿。本報自今日起就克欽戰事連載4日，敬請讀者垂注。】

▶1月14日上午9時30分，在拉咱街頭空地處，3個平民死於遠處飛來的炮彈
受訪者供圖

記者手記

照不得，他們會用火箭炮！

拉咱，這個緬北邊鎮，作為克欽獨立軍的總部、因與政府軍的長久時戰而成為關注的焦點。拉咱，與中國那邦僅一河之隔，山梁交錯。拉咱，既平靜又另類，遠處是轟轟炮聲和斷斷續續的槍聲，近處，滿大街行走的，都是荷槍實彈的軍人，他們或騎着摩托車風馳電掣，或三五成群地說笑着。

10日上午9時半，十米寬的界河，脫去鞋襪，擡高褲腿，一步一步、小心翼翼地走進界河，河水很涼，卵石很滑，碎石礮腳，站立不穩，等到有人攙扶，才得以過河。在緬北戰火綿延的非常時期，非常規越境，成為完成第二次採訪的前提。

去往難民營的採訪路上，偶遇幾隊裝備森嚴的軍車從拉甲羊駛向拉咱。採訪車停在路邊候行，記者正欲拍照，被木然早棟的秘書麻攀制止了：「照不得，小心他們把相機鏡頭誤認為是偷襲的武器，會用火箭炮把你搞掉呢！」帶着火藥味的警告，讓記者神經緊繃。

在拉咱，炮火近在咫尺，12日半夜，噹——噹——噹——，一陣鐘聲從窗外傳來，伴隨狗吠，「會不會是警報？」陪同記者採訪的景頗族翻譯不敢睡了，穿上衣褲，收拾好行囊，一夜無眠。

華商拍下慘死村民

14日上午9時30分，巨大的轟炸聲，震動了中緬邊境，3名克欽平民殞命、4平民受傷。轟炸地點，距離中國盈江縣那邦鎮僅一河之隔、一街之距。中國的老百姓紛紛走出家門，向國門方向張望。

站在高處，記者才發現，那邦鎮家家戶戶的屋頂上都插着紅紅的五星紅旗，「炮火太近了，插五星紅旗是中國邊民們為了防止戰火波及唯一能做的。」一位小商店的女老闆對記者說。

半小時後，從拉咱跑回中國的中國商人小蔡的手機裡，記者看到了被炸死的拉咱平民肚腹被炸傷的照片，一位中年男人腹裂血流，面色土灰，一名倒地的女子驚恐萬狀、失聲痛哭……「他們正在烤火，一顆炮彈從天而降，當場炸死3平民、4平民受傷；腸子都炸出來了，太近了，我的腿不聽使喚、一直在發抖。」小蔡描述這些時，全身寒顫。

直擊克欽兵工場

【本報訊】乘坐克欽軍司機駕駛的日本原裝右舵吉普車，由木然早棟的秘書麻攀帶隊，記者來到克欽前線哨卡拉甲羊，剛下車，就聽到放鞭炮似的槍炮聲從山對面傳來。

往前走，看見一座橋，三五成群的克欽軍士兵背着槍械、神情放鬆、笑容自若。一名克欽士兵背着衝鋒槍、肩扛一枚炮彈，炮彈騎在他左肩又黑又亮，像一條圓滾滾的死魚。炮彈被小心地放置於幾塊紙板上，大概是怕受潮。

旁邊的矮灌木和濃密的叢林突然出現幾名克欽士兵，他們好像從地下冒出來一樣。一名身背電台、手執利刃的士兵告訴記者：「這刀是工具，也是武器。」記者指着那粗陋的鏽跡斑斑的迫擊炮問：「你們自己造的？」麻攀答：「這是克欽造的120炮，射程有四至五公里。」

沿着塘石路，4名克欽士兵大步走來，他們的帽子五花八門，有布軍帽、有鋼盔、有毛線帽，沒戴帽子那名士兵，手裡的紅色電台沙沙作響，「剛從前線回來，緬塔那邊交了火。」他們邊說邊繼續走着。兩個身着便服的小伙子匆匆走過，一人手提便攜縫紉機，一人背着兩個鼓鼓的大編織袋，「他們是給前線提供後勤服務的。」有人介紹。再往回走，幾名克欽士兵站在樹下，吸煙、聊天，他們背着的手榴彈五花八門，有棕色木柄的、也有綠色塑料柄的，多為兵工廠自製的。

夜色中，在克欽中央軍事工程大學校長陳校長的許可和引領下，記者參觀了克欽的武器製造基地，機床正在運轉，銑床、刨床、數控機床一應俱全。燈光下，三名年輕的克欽士兵正在手工趕製手榴彈。鐵鍋裡，煮着類似塑料的黏稠物。地上，幾百門迫擊炮閃着寒光，黃銅做的子彈堆成小山。「為了自衛還擊、保衛家園，克欽正在加緊研製秘密遠程武器，忍無可忍，就反擊打到下緬甸去……」校長對記者說。



▲克欽軍的子彈（左邊兩顆）明顯比緬軍的子彈要「弱小」很多

▲去年9月在拉甲羊，克欽獨立軍盟軍的一名成員手持武器放哨
法新社



▲10日下午，克欽獨立軍軍事委員會主任早棟接受本報記者採訪



▲11日在克欽軍戰地醫院，因誤踩緬軍地雷被炸了左腿和手臂的23歲克欽兵班翁正在接受治療

1月10日下午，在拉咱鎮克欽獨立軍（KIA）指揮部，門衛依然荷槍實彈，但大樓內已經不像去年那樣繁忙，多少顯得空蕩。KIA軍事委員會主任木然早棟接受本報記者採訪，他用「邊和談，邊增兵」來描述克欽戰事的現狀。

40多歲的木然早棟，鬚髮、瘦削、高鼻樑、皮膚黝黑，目光炯炯。在長達77分鐘的採訪，木然早棟從戰況談到兵力、從戰俘談到未來局勢，用克欽語言講述這一年半以來的緬北戰事。他說：「從去年12月以來，緬軍對克欽發動全面攻勢，出動了戰鬥機和直升機，又利用伊洛瓦底江和鐵路，把部隊從佺城運送到八莫。」他並不諱言雙方兵力的懸殊：「緬軍目前派駐了132個營的兵力，欲攻陷克欽，克欽獨立軍則有45個營的兵力。」截止目前，政府軍與克欽軍已經進行了11輪和談，其中有兩次談判桌設在了中國的瑞麗，卻始終沒有結果。

地雷炮彈奪命

記者最先是從傷兵那裡見識了戰爭的慘烈。在一所剛建成14天的戰地醫院，竹蔑作牆，板床薄褥，14名醫務人員默默地清洗、包紮着傷口，33名傷兵黯然神傷。

從2011年6月至今，克欽軍傷亡了近400人。「炮擊和地雷，是造成克欽士兵傷亡的主要原因；在兩軍交界地帶，埋下了無數地雷，已經有一人被炮彈炸穿腸子死亡。」該院院長、44歲的翁萊告訴記者：「藥品基本能保證，醫療設備欠缺、醫療環境亟需改善是目前的難題。」

盤腿坐在病床上，43歲的克欽士兵諾倫向記者憶述了「崩熱崩」陣地之戰。去年12月28日早上8點，兩軍在山腳下交火，「緬軍順着密支那公路攻上來，29日早上8點半，已經上到山頂，速度很快。當天來了三架直升機，三架戰鬥機，聲音還沒聽到，炮彈就到了，我們只有躲進掩體，飛機走了，我們又出來。緬軍攻上來5、600人，我們只有50人，援兵很少。沒有退路，只能頂住。」

6個士兵中，諾倫是班長，「子彈不斷地送上來又打光，激戰三天，我的步槍足足打掉3000多發子彈。」他看見前方倒下27個緬軍，後來知道其中一個是營長。此次戰役，克欽軍3人陣亡，30多人受傷。

子彈像下雨一樣

1月1日下午6時許，兩顆子彈擊中了諾倫的左臂，一顆打穿，一顆開刀取出。當記者請諾倫描述作戰的場面，他輕輕搖頭：「說都說不成了……子彈太多了，像下雨一樣。」他與一位緬軍相距僅三四米，「他的步槍打中了我，我倒了，起身拿槍又打，他也倒下去了，他看着我，我看着他，太近了！」他講述的時候，陽光穿過窗戶，每個人都無言地聆聽。

中彈後諾倫爬行了5、60米，到達安全地區，又站起來走，直到有人過來接應，「打了止血針，沒有包紮，我不敢坐汽車，山路太顛了。」他坐着朋友的摩托車，一路流血到了醫院。

在緬軍強大的攻勢下，克欽軍放棄了「崩熱崩」，「我們退後了一步，與緬軍對峙着，隔着樹林，聽得到緬軍砍樹和講話的聲音，衝突隨時可能再次爆發。」諾倫說。

諾倫的老家在緬甸木姐，1977年搬到了拉咱。他還沒有出生，他的父親就參加了克欽軍，在他的印象中，父親一直在打戰，「但那時不怕，沒有飛機和大炮。」諾倫說着，掀起袖子，露出迷彩背心和受傷的左臂，「傷口很大，手臂裡面都是空的。」他平靜的目光中透着些許悲涼。

小資料



打打和和 恩怨半世紀

克欽邦被稱為「緬甸的北大門」。1948年緬甸獨立後，根據1947年的「彬龍會議」決議，緬甸政府正式將密支那和八莫兩個縣劃出，建立了克欽邦，邦首府在密支那。政府軍和克欽軍打打和和，1962年、1973-1974年、1980年至1981年及1994年，雙方先後多次簽訂過停戰和平協議。

1994年2月24日，緬甸前軍政府與克欽獨立軍達成停火協議，緬中央政府承認其為克欽邦第二特區（轄拉咱、邁扎央等地區），承認克欽獨立組織的合法地位。但雙方在克欽獨立組織控制區域上的分歧並未解決。

即便在和平時期，克欽獨立軍仍保持着六個旅約兩萬人的軍力。

2011年6月政府軍同克欽獨立軍爆發衝突以來，打破雙方長達17年的停戰協議。此後，緬北戰事一直持續，雙方多次和談無果。

本報資料室

緬北戰事地形圖



▲14日在拉咱，一名村民受襲死亡
法新社